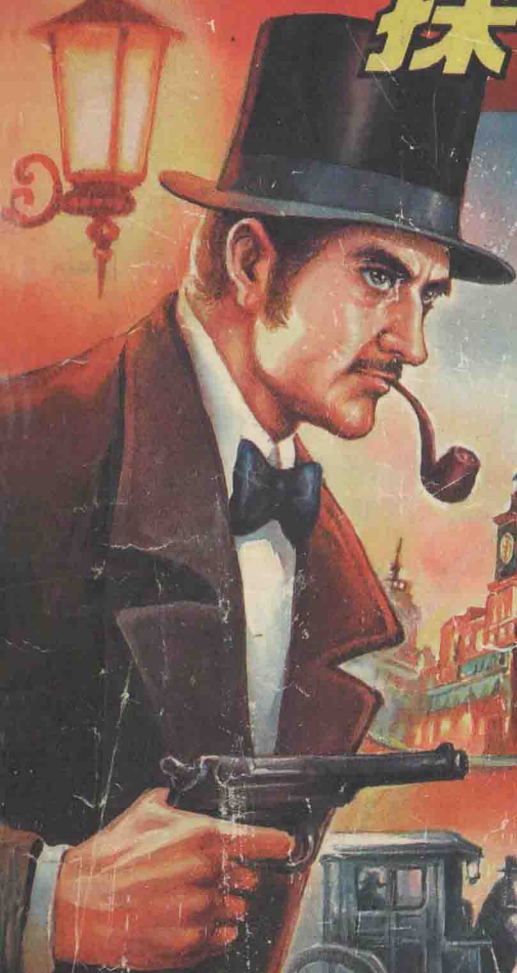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

福尔摩斯 探案集

(英) 柯南·道尔 著



五

中国文联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集

(五)

卓越 编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福尔摩斯探案集 (五)

卓越 编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湖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3 印张 5 插页 29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1—5000 册

二 硬纸盒子

为了选择几桩典型案子来说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卓越才智，我尽可能少选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情，而只提供最能显示他的力能的案件。可是，不幸的是，又不可能把耸人听闻和犯罪截然分开。笔者真是左右为难，要么必须牺牲那些对于他的叙述必不可少的细节，从而给问题加上一种虚构的印象，要么就得使用机缘而不是选择所得的材料。说了这番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我将翻阅我的记录，看一看这一连串虽然特别可怕但却十分离奇的事件。

八月的一天，骄阳似火。贝克街象一座火炉。阳光照在大街对面房子的黄色砖墙上，刺得人们的眼睛发痛。在冬天隐约出现在朦胧迷雾之中的也是这些砖墙，真叫人难以置信。我们的百叶窗放下一半，福尔摩斯蜷缩在沙发上，拿着早班邮差送来的信一看再看。我呢，我在印度工作过，练就了一身怕冷不怕热的本领，华氏九十度的气温也受得住。晨报枯燥无味。议院已经散会。人人都出城去了，我也想去新森林或者南海海滨，但银行存款已经用完，我只得把假日推迟。至于我的同伴，乡下和海边都引不起他丝毫兴趣。他愿意呆在五百万人的中心，把他的触角伸到他们中间，锐敏地探索需要侦破的每一个谣传和疑点，他的天赋虽高，却不会欣赏自然。只有当他把注意力从城里的坏分子转向乡下的恶棍时，他才到乡间去换换空气。

看到福尔摩斯全神贯注，不想谈话，我把枯燥乏味的报纸扔在一边，靠在椅子上陷入沉思。正当这时，我同伴的声音突

然打断了我的思路。

“你是对的，华生，”他说。“它看来是一种最荒谬的解决争执的办法。”

“最荒谬！”我惊呼道，突然意识到他说出了我内心想要说的话。我在椅子上直起身来，吃惊地凝视着他。

“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我喊道。“这真是出我意料。”看见我迷惑不解，他爽朗地笑了。

“你记得，”他说，“不久前我给你读过爱伦·坡的一篇短文中的一段。里面有一个人把他同伴没有说出来的想法一一推论出来。你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作者的一种巧妙手法。我说我也常常有同样的推理习惯，你听后表示不相信。”

“哪里的话！”

“你嘴里也许没有这样说，亲爱的华生，但是你的眉毛肯定是这样说的。所以，当我看到你扔下报纸陷入沉思的时候，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对此加以推论，并且终于打断你的思索，以证明我对你的关注。”

不过我还是很不满足。“你读给我听的那个例子中，”我说，“那个推论者是以观察他的同伴的举动而得出结论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的同伴被一堆石头绊了一跤，抬头望着星星，如此等等。可是我一直安静地坐在我的椅子上，这又能给你提供什么线索呢？”

“你这可是冤枉你自己了。脸部表情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方式，而你的面部表情正是你的忠实仆人。”

“你是说，你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了我的思路？”

“你的面部表情，特别是你的眼睛。你是怎样陷入沉思的，也许你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吧？”

“想不起来了。”

“那么我来告诉你。你扔下报纸，这个动作引起了我对你的注意。你毫无表情地坐了半分钟。然后你的眼光落在你最近配上镜框的戈登将军的照片上。这样，我从你脸部表情的变化上看出你开始思考了。不过想得不很远。你的眼光又转到放在你书上的那张还没有配镜框的亨利·华德·比彻的照片上面。后来，你又抬头望着墙，你的意思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你是在想，这张照片如果也装进框子，正好盖上那面墙上的空白，和那边戈登的照片相对称。”

“你对我观察得真透彻！”我惊讶地说。

“到此为止，我还没有看偏。可是，你当时的思路又回到比彻上面去了。你一直盯住他，好象在研究他的相貌特征。然后，你的眼神松弛了，不过你仍旧在望着，满面心思。你在回想比彻的战绩。我很清楚，这样你就一定会想到内战期间比彻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认为我们的人民对他态度粗暴，对此你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你对此事的感受是如此强烈，因此我知道，你一想到比彻就会想到这一些。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你的眼光离开了照片，我猜想你的思路现在已转到内战方面。我观察到你闭着嘴唇，眼睛闪闪发光，两手紧握着，这时我断定你是在回想那场殊死搏斗中双方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是接着，你的脸色又变得更阴暗了，你摇着头。你在思量悲惨、恐怖和无谓的牺牲。你的手伸向身上的旧伤痕，嘴角颤动着露出一丝微笑，这向我表明，你的思想已为这种可笑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所占据。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是愚蠢的。我高兴地发现，我的全部推论都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不过现在你已经解释过了，可是我承

认，我还是和刚才一样不理解。”

“华生，这确实是十分肤浅的。如果不是你那天表示有些不相信，我是不会用这件事来分散你的注意力的。不过，我手里有一个小问题，要解决它，一定比我在思维解释方面的小尝试更加困难。报上有一段报道，说克罗伊登十字大街的库辛小姐收到一只盒子，里面装的东西出人意料。你注意到没有？”

“没有。我没有见到。”

“啊！那一定是你看漏了。把报纸扔给我。在这儿，在金融栏下面，劳驾，大声念一念。”

我把他扔给了我的报纸拾起来，念了他指定的那一段。标题是“一个吓人的包裹”。

“苏珊·库辛小姐住克罗伊登十字大街。她成了一次特别令人作呕的恶作剧的受害者，除非这件事另有更为险恶的用心。昨天下午二时，邮差送去一个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包裹里有一只硬纸盒，盒内装满粗盐。库辛小姐拨开粗盐，吓了一跳。她看见里面有两只显然是刚割下不久的人耳朵。这只包裹是头天上午从贝尔法斯特邮局寄出的。没有写明寄件人是谁。使问题更加神秘的是，库辛小姐是一位年已五十的老处女，过着隐居生活，来往友人和通信者甚少，平日难得收到邮包。但在几年前，当她卜居彭奇时，曾将几个房间出租给三个医学院学生，后因他们吵闹，生活又不规则，不得不叫他们搬走。警方认为，对库辛小姐的这一粗暴行径，可能是这三名青年所为。他们出于怨恨，将解剖室的遗物邮寄给她，以示恐吓。另亦有看法，认为这些青年中有一名是爱尔兰北部人，而据库辛小姐所知，

此人是贝尔法斯特人。目前这一事件正在积极调查中。卓越侦缉官员之一雷斯垂德先生正负责处理此案。”

“《每日记事》报就谈了这么多，”当我读完报纸，福尔摩斯说。“现在来谈谈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吧。今天早晨我收到他一封信。信里说。

‘我认为你对此案极为在行。我们正在竭力查清此事，但继续工作颇感困难。我们自然已经电询贝尔法斯特邮局。但当天交寄的包裹极多，无法单一辨认或回忆寄件人姓名。这是一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对我们毫无帮助。医学院学生之说我看仍然最有可能，但如果你能抽出几个小时，我将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我整天不在这宅子里就在警察所。’

“你看怎么样，华生？能不能克服炎热跟我到克罗伊登走一趟，为你的记事本增加一页内容？”

“我正想干点什么哩。”

“这就有事了。请你按一下铃，叫他们把我们的靴子拿来，再去叫一辆马车。我换好衣服，把烟丝盒子装满，马上就来。”

我们上了火车之后，下了一阵雨。克罗伊登不象城里那样暑气逼人。福尔摩斯事前已经发了电报，所以雷斯垂德已在车站等候我们。他象往常一样精明强干，一副侦探派头步行了五分钟，我们来到库辛小姐住的十字大街。

这条街很长，街旁是两层楼的砖房，清洁而整齐，屋前的石阶已被踩成白色，系着围裙的妇女三五成群地在门口闲谈。走

过半条街后，雷斯垂德站出来去敲一家的大门。一个年幼女仆开了门。我们被带进前厅，看见库辛小姐正坐在那里。她是个面貌温和的妇女，一对文静的大眼睛，灰色的卷发垂落在两鬓。她的膝上搁着一只没有绣完的椅套，身边放着一个装有各色丝线的篮子。

“那可怕的东西在外屋，”当雷斯垂德走进去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都拿走。”

“是要拿走的，库辛小姐。我放在这儿，只是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来当着你的面看一看。”

“说不定他想提出一些问题。”

“我说，这事我一无所知，向我提问又有什么用处？”

“确实如此，太太，”福尔摩斯用安慰的语气说道。“我不怀疑，这件事已经够使你气恼的啦。”

“是啊，先生。我是个喜欢安静的女人，过着隐居的生活。看见我的名字登在报上，警察到我家里来，对我真是新鲜的事情。我不愿意让这东西放在我这儿，雷斯垂德先生。如果你要看，请到外面的屋里去看吧。”

那是一间小棚子，在屋背后的小花园里。雷斯垂德进去拿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一张牛皮纸和一段细绳子。在小路尽头有个石上，我们都坐在石凳外。这时，福尔摩斯把雷斯垂德递给他的东西一一察看。

“绳子特别有意思，”说着他把绳子举到亮处，用鼻子嗅了一嗅。“你看这绳子是什么做的，雷斯垂德？”

“涂过柏油。”

“一点儿不错。用涂过柏油的麻绳。无疑，你也注意到了，库辛小姐是用剪刀把绳子剪断的。这一点可以从两端的磨损看

出来，这很重要。”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雷斯垂德说。

“重要就在于绳结原封未动。还有，这个绳结打得很不一般。”

“打得很精致。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雷斯垂德得意地说。

“那么，关于绳子就谈这么多吧，”福尔摩斯微笑着说，“现在来看包裹纸。牛皮纸，有一股明显的咖啡味。怎么，没有检查过？肯定没有检查过。地址的字写得很零乱：‘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库辛小姐收’，是用笔头很粗的钢笔写的，也许是一支J字牌的，墨水很差。‘克罗伊登’一词原来是拼写的字母‘i’，后来被改成字母‘y’了。这个包裹是个男人寄的——字体显然是男人的字体——此人受的教育有限，对克罗伊登镇也不熟悉。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盒子是一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除了盒子左下角有指印外，没有明显痕迹。里面装的是用来保存兽皮或其它粗制商品的粗盐。埋在盐里的就是这奇怪的东西。”

他一面说，一面取出两只耳朵平放在膝头上仔细观察，这时雷斯垂德和我各在一边弯下身子，一会儿望着这可怕的遗物，一会儿又望着我们同伴的那张深沉而迫切的脸。最后，他又把他们放回盒子，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

“他们当然都看到了，”他最后说，“这两只耳朵不是一对。”

“不错，我们注意到了。可是，如果真是解剖室的学生们搞的恶作剧，那么，他们是很容易挑两只不成对的耳朵配对的。”

“很对。但这不是一个恶作剧。”

“你能肯定吗？”

“根据推测，决不可能是恶作剧。解剖室里的尸体都注射过

防腐剂。这两只耳朵上没有这种痕迹，是新鲜的，是用一种很钝的工具割下来的，如果是学生干的，情况不会是这样。还有，学医的人只会用石碳酸或蒸馏酒精进行防腐，当然不会用粗盐。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什么恶作剧，我们是在侦查一桩严重的犯罪案件。”

听了福尔摩斯的话，看着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段冷酷的开场白似乎投下了某种奇异的而不可名状的恐怖的阴影。然而，雷斯垂德摇摇头，好象只是半信半疑。

“毫无疑问，恶作剧的提法是说不过去的。”他说，“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不能成立了。我们知道，这个妇女在彭奇过着一种平静而体面的生活，近二十年来一直如此。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罪犯为什么偏要把犯罪的证据送给她呢？特别是，她同我们一样，对这件事所知不多，除非她是个极其高明的女演员。”

“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福尔摩斯回答说，“至于我呢，我要这样着手。我认为我的论据是对的，而且这是一桩双重的谋杀案。一只耳朵是女人的，形状纤巧，穿过耳环。另一只是男人的，晒得很黑，已经变色，也穿过耳环。这两个人可能已经死去。不然我们早就会听到他们的遭遇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这场悲剧是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甚至更早一些。如果这两个人已被谋杀，那么，不是谋害者把这谋杀的信号送给库辛小姐的又是谁呢？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不过，他把包裹送给库辛小姐，其中必有道理。然而，道理又何在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使她痛心。这样，她就应该

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怀疑。如果她知道，又为什么报告警察呢？她本可以把耳朵一埋了事，谁也查不出来。她应该这样干，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但是，如果她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症结所在，需要我们去查明的！”他说话的声音一直高而急，茫然瞪着外面的花园篱笆，可是现在，他轻快地站了起来向屋里走去。

“我想问库辛小姐几个问题，”他说。

“那么，我就告辞了，”雷斯垂德说，“我手头还有些小事要办。我想我不需要进一步向库辛小姐了解什么了。你可以地警察所找到我。”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顺道去看望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过了一会儿，他和我走进屋里，那位缺少热情的女士仍然静静地在绣她的椅套，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她那双坦率、探索的蓝眼睛看着我们。

“先生，我深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根本不是想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说过多次了。可是他总是对我一笑了之。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为什么人要这样捉弄我呢？”

“我也这样想，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一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是——”他停住了。我不禁吃惊，只见他紧紧地盯住这位小姐的侧面。一瞬间，他急切的脸上显出惊异和满意的神色。当她抬起头来探索他不说话的原因时，他已经恢复了原来平静而认真的神态。我仔细打量着她那光滑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和她那温和的面容，但是，使我的同伴那样激动的原因，我却没有看出来。

“有一两个问题——”

“啊，问题已经使我厌倦！”库辛小姐不耐烦地说。

“我想，你有两个妹妹。”

“你怎么知道？”

“进屋来的那一刹那，我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女士的合影照片。一位无疑是你本人，另外两位长得跟您极象，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无须置疑的。”

“对，你说得对。她们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

“在我身子一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合影的男子，从制服来看，可能是海轮上的船员。我看，当时她还没有结婚。”

“你的观察力真敏锐。”

“这是我的职业。”

“唔，你说得很对。后来没过几天她就嫁给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可是他太爱她了，不肯长期离开她。于是就转到利物浦——伦敦这条航线的船上做事。”

“哦，大概是‘征服者’号吧？”

“不是。我上次听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曾经来看过我一次。那是在他开戒之前，后来他一上岸就喝酒，喝一点就发酒疯，嗨！他重新拿起酒杯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开始，他不跟我来往，接着跟萨拉吵嘴，现在连玛丽也不写信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显然，库辛小姐谈到一个她深有感触的话题了。象大多数过着孤独生活的人一样，刚开始时她很害臊，后来就十分健谈了。她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她那个当服务员的妹夫的情况，然后又把话题扯到了她原先的几个学医的学生房客身上，有关他们

的问题谈了好半天，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姓名，在什么医院工作。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字不漏，不时提出问题。

“关于你的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既然你们两位都是未婚妇女，很奇怪你们怎么不住在一起。”

“哎呀！如果你知道萨拉的脾气，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来到克罗伊登以后，我曾尝试过一起住，直到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手。我并不想说我的亲妹妹一句坏话，可是她老爱管闲事，这个萨拉很难伺候。”

“你说她跟你在利物浦的亲戚吵过嘴。”

“是的，可他们有一段时间是最相好的朋友。海，她到那儿去住本来是想亲近他们，现在可好，她对吉姆·布朗纳没有一句好话。她在这儿住的最后半年里，除了说他喝酒和爱耍各种手段外不说别的。我猜想，他发现了她爱管闲事，并且骂了她一顿，这一下事情就开了头了。”

“谢谢你，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完，站起来点了点头。“我想，你刚才说你妹妹是住在瓦林顿的新街，是不是？再见。正如你所说，你被一件和你完全无关的事弄得苦恼不堪，我为此感到不安。”

我们走出门外，正好一辆马车驶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到瓦林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道。

“只有半英里，先生。”

“很好，上车，先生，我们要趁热打铁。案情虽然简单，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两个非常有意义的细节。车夫，到了电报局门口请停一下。”

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随后就一路靠在车座上，把帽子斜放在鼻梁儿上遮住迎面射来的阳光。车夫把马车停在—

所住宅前面。这座房子和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座十分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候着，他刚要举手叩门环，门就打开了。一位身穿黑衣，头戴一顶有光泽的帽子、态度严肃的年轻绅士出现在台阶上。

“库辛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辛小姐病得很厉害，”他说。“从昨天起她得了脑病。非常严重。作为她的医药顾问，我不允许任何人前来见她。我建议你十天后再来。”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向街头大步走去。

“好吧，不能见就不能见。”福尔摩斯高兴地说。

“也许她不能也不会告诉你多少事情。”

“我并不指望她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是想看看她。不过，我想我已经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车夫，送我们到一家好饭店去。我们到那儿去吃午饭，然后再上警察所拜访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

我们一同吃了一顿愉快的便餐，吃的时候，福尔摩斯只谈小提琴，别的什么也不说。他兴致勃勃地叙述他是怎样买到他那把斯特地瓦利斯基提琴的。那把提琴至少值五百个基尼。他花了五十五个先令就从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掮客手里买了下来。他从提琴又谈到帕格尼尼。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钟头，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他一边对我谈起这位杰出人物的桩桩轶事。下午已经过去，灼热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柔和的晚霞，这时我们来到警察所。雷斯垂德站在门口等着我们。

“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哈，回电来了！”他撕开电报看了一下，然后揉成一团放进口袋。“这就对了。”他说。

“你查出什么啦？”

“一切都已查明!”

“什么?”雷斯垂德惊愕地望着他,“你在开玩笑。”

“我生平从来没有这样严肃过。这是一件惊人的案子,并且我想我现在已经弄清楚各个细节。”

“那么罪犯呢?”

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背后随后写了几个字,扔给雷斯垂德。

“这就是姓名。”他说。“你最快也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他。说到这个案件,我倒希望你根本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我只是想参与那些破案办法尚有困难的案子。走吧,华生。”我们迈步向车站走去,留下了雷斯垂德。雷斯垂德满脸喜悦,仍在瞧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纸片。

“这个案子,”那天晚上当我们在贝克街的住所里抽着雪茄聊天的时候,福尔摩斯说道,“正如你所撰述的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所进行的侦查那样,我们被迫从结果倒过去推测起因。我已写信给雷斯垂德,要他为我们提供我们需要的详细情况,而这些情况只有在他捕获罪犯之后才能得到。他做这种工作是安全可靠的,虽然他毫无推理能力,但一旦知道他该干什么,他会象一头哈巴狗那样顽强地干下去的。确实,也正是这种犟劲,使得他得以在苏格兰场身居高位。”

“这么说,你这个案子还没有完成喽?”我问。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罪恶事件的作案人是谁,尽管案中的一个受害者的情况我们还弄不清楚。当然,你已经有你自己的结论了。”

“我推想,利物浦海轮的服务员吉姆·布朗纳是你怀疑的对

象吧？”

“哦！岂止是怀疑。”

“可是，除了一些模糊的蛛丝马迹以外，别的我什么也看不出来。”

“正好相反，我看是再清楚不过了。让我简单地来谈一下主要的步骤。你记得，我们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心中完全无数。这往往是一个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形成一定的看法，只是去进行观察，并从观察中作出推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一位非常温和可敬的女士，她好象并不想严守什么秘密。后来就是那张告诉我们她有两个妹妹的照片。我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那只盒子是要寄到她们当中的一个。我把这个念头放在一边，可以推翻它，也可以肯定它，都由我们自便。然后我们到花园里去，你记得，我们看到黄纸盒子里的非常奇怪的东西。

“绳子是海轮上缝帆工人用的那一种。我们在调查时还闻到一股海水的气味。我看到绳结是通常水手打的那种结法；包裹是从一个港口寄出的；那只男人的耳朵穿过耳环，而穿耳环在水手中比在陆地上工作的人更为普遍。因此我坚决相信，这场悲剧中的全部男演员必须从海员中间去找寻。

“当我开始查看包裹上的地址时，我发现是寄给 S. 库辛小姐的。现在，三姐妹中的老大当然是库辛小姐。虽然她的缩写字母是‘S’，但同样它也可以属于另外两个妹妹当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调查不得不完全从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于是我登门拜访，想弄清这一点。当我正要向库辛小姐担保，说我们相信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时，你可能还记得，我突然住了口。情况是这样，正是这时我看到某种东西，它使我大为惊讶，同时又大大缩小了我们的查询范围。